

奇女格露枝小傳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七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為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壬九三二號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初版

(奇女格露枝小傳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原 著 者 英 國 克 拉 克

譯 述 者 閩 侯 林 家 麟

靜 海 陳 家 麟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武 昌 長 沙 復 慶 當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福 州 廈 門 廣 州 潮 州 韶 州 汕 頭 澳 門 香 港 桂 林 梧 州 雲 南 貴 陽 哈 爾 濱 新 嘉 坡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武昌長沙復慶當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廈門廣州潮州韶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

# 奇女格露枝小傳

英國克拉克原著

閩縣林紆  
靜海陳嘉麟

同譯

蘇格蘭中有一城堡。堡外高阜平原。一望無際。忽大風揚塵。厥聲如吼。似極力追逐行人。已而風止雨集。冷霧浸淫。電光四閃。堡外巖樹小山。就一瞥。電光中猝現。猝隱。雨止風復大起。既起復停。如人喘息。喘止復作。其聲百變。或怒或奔。驅逼冷雲。結陣奔突。樹拔其根。波亦起立。空中如萬騎喊殺之聲。堡牆之上。雉堞重。重。雨溼。又如萬矢叢射。必欲攻墜此堡者。堡上尖塔。西。木。鏃。剽掠而過。雷聲隆隆。出諸雲表。挾風聲並發。似天語託諸風雷。而磚堡中危樓之上。適有一少婦方誕小兒。此小兒。卽後此有大。

聲。於。世。界。者。時。夾。幕。陰。沈。燈。光。黯。淡。侍。者。不。欲。使。孕。婦。灼。其。眼。光。  
故。帷。燈。使。之。不。亮。女。僕。列。侍。音。吐。極。徐。行。步。亦。緩。專。視。一。老。媪。之。  
意。旨。此。老。媪。卽。收。生。之。人。號。令。所。出。悉。自。謁。瑟。攷。之。其。  
爐。中。炭。火。微。爆。之。聲。雜。以。孕。婦。之。微。息。老。媪。時。以。簡。語。語。屏。  
多。詞。費。然。室。中。無。聲。而。窗。外。風。雨。之。威。乃。益。肆。孕。婦。微。微。謂。老。媪。  
曰。祕。沙。克。今。夕。風。雨。雷。電。何。凜。烈。也。祕。沙。克。曰。然。唯。夫。人。產。後。視。  
此。嬰。媿。之。面。則。風。雨。決。停。陽。光。亦。燦。射。矣。夫。人。且。勿。慄。懼。天。明。必。  
清。肅。卽。所。以。慰。夫。人。此。夕。之。痛。楚。時。樓。下。廣。廳。之。上。似。陳。夕。膳。以。  
待。侍。產。之。人。堡。中。主。人。爲。伯。爵。尙。未。歸。寢。坐。待。消。息。自。晚。膳。至。此。  
業。已。宵。深。故。更。令。供。饌。並。以。消。遣。長。夜。侍。者。往。來。供。應。其。狀。甚。遽。  
伯。爵。踞。座。以。待。目。注。爐。火。光。燄。左。首。伏。數。獵。犬。其。一。立。近。膝。前。伯。

爵以手拊之。犬亦似解主人之意。凝目仰視侍者。陳設杯罍。刀叉節節有聲。並履聲。扉聲。雜作。然均不類風雨雷聲之猛暴。伯爵謂侍者曰。輩中出一人。登樓語祕沙克。夫人如何。趣告我。且願上天賜我佳兒。並護佑夫人無恙。侍者互相推引。未卽登樓。卽有一人曰。以伊梵行。復有一人曰。佛爾加可。佛爾加曰。我方侍膳。以鳩倫行。卽曰鳩倫。汝秉炬造夫人門外問安。果汝運佳者。下報主人。小伯爵生。則汝當得賜。雖非金錢。必躋升塗。亦大佳事。果有金錢之寶。則此行。我又何能讓汝。此數語爲僚僕之私言。非對伯爵言者。蓋伯爵清貧。歲入僅敷所用。然頗純厚。不競。故諸僕狎而弗謹。伯爵以國中多故。徵斂繁苛。歲又荒歉。伯爵復不善治生。遂致中落。今所恃者特世爵之空名。實則貧不自振。鳩倫此時出廣廳。秉炬

拾級登樓。歷無數曲榭迴廊。尙未至也。風盛炬危。鳩倫以衣襟遮護其炬。勿聽吹滅。心頗恇怯。口中作禱告之詞。目光專注其火。防他視矚。見鬼物忽自念何怯之爲。但願能有一日入伍。試問入伍卽以殺敵爲職。何鬼物之畏。幸谷雷木教我以禱告之詞。卽少小得自教堂者。今吾奉命往省黑夫人。此黑夫人當白晝時。吾之畏懼。聞威其驚。怛亡魂亦正如今夕之防鬼物。乃今夕風雨實異。往時其淒咽甚於鴟啼。何也。詎黑夫人有變耶。唯僚僕中不專稱夫人。加之。以黑。此又何理。後此當詳詢之。谷雷木今尙未知夫人誕生未也。正於此時。濤雷忽發。若起於咫尺之間。堡牆幾爲之裂。地址幾爲之翻。鳩倫震極。腰顫幾不能步。雷止後。雨聲少息。而鳩倫禱告之語。聲細亦微微。可聞。少須復力趨而前。遂至夫人門外。微

叩其扉。述主人語。問祕沙克。夫人如何。時有一女僕立出。徐徐引其扉。復徐徐示鳩倫曰。夫人生女矣。祕沙克尙未告夫人。以男女也。夫人惡聞生女。必悒悒無歡。夫人之意。蓋屬男也。夫人生性剛決。果不如其意。汝輩足知其下此如何矣。鳩倫點首知旨。於是立下稟白。時黑夫人偃臥茵褥之上。二目若瞑。實則非睡。睫毛下垂。而眼光時漏。脣吻翕闐。似欲發言。而所生之女。祕沙克已抱近。鱸次沐浴。就火取煖。似蝴蝶出繭。卽陽光中晒翅者。衆女僕微躡其步。集視小嬰。面目且親。其手足爭示憐愛。而祕沙克依夫人而坐。心知夫人必念是兒之爲女者。少須夫人張目。祕沙克適與對視。夫人欲言復止。祕沙克僞爲弗解。微整其枕。使之安舒。而小兒哭聲大作。聞於榻上。夫人張目發聲問曰。汝知吾所問乎。祕沙克曰。

少須以女公子納諸夫人懷中。夫人曰：女耶？祕沙克曰：然。果爲公子者，預已稟白矣。夫人太息已而切齒作痛恨聲。黑夫人名格露枝，亦蘇格蘭貴族之後。幼時失其怙恃，爲國家收養。時封建時代，諸侯爭權，夫人之產遂瓜分於列侯，待其長成，劃以應得之分數。此成例也。格露枝長成，國王遣嫁肯內司伯爵。顧伯爵年長，足當父行。非國王指婚者，格露枝決不之偶。格露枝與伯爵既無愛情，且先不識面，勿論年齒不侔，卽性情意氣亦多隔閡。迨旣成婚，動多乖忤。肯內司溫藹和悌，本爲人輕侮，以時尙武毅，不重文雅，故夫人亦輕藐之。黑夫人生平尙勇而嗜殺，不以巾幗自居，謂男子宜以武烈顯名於時，乃伯爵雌伏無丈夫氣，此寧足取。夫漁釣行獵，特閒適之行，非復自強之術，故四鄰侵暴，而伯爵弗校。卽國王

亦累累徵發。第恭聽朝旨。無敢抗撓。有時嚴旨趣戰。不得已始出。夫人以爲雌。懦弱用是怏怏。不可聊賴。夫人雖屬女。流恆盼其夫。武達顧夫人之志。嚮旣如是之高。而伯爵所爲。往往墮敗。其意然成。禮之初。雖不當意。尙以富貴爲足恃。久之。乃知爵存而業敗。但餘空堡而已。已蝕於鄰。復疲於國家。乃愈貧。於是夫人百顧不遂。無展眉之一日。所以微有盼望者。適生一男。夫人遂移生平奢望。屬諸其子。乃欣悅未久。此子遂殤。夫人復盡舉其奢望。與殤子同瘞。諸小墓。而所以得稱爲黑夫人者。以夫人髻髮眼睛皆黑。與毛雷中之美女迥殊。故稱之曰黑夫人。夫人悲其殤子。口益寡言。貌愈沈肅。家衆畏懾。如有年。夫人復受孕。意可生男。乃竟得女。則萬念皆灰冷矣。明日風雨盡停。朗日當空。夫人倚於榻上。背後加以

茵褥。陽光內射。夫人以手支頤。似有所思。坐待其夫入慰。伯爵既入。歡笑鞠躬。親夫人之額。言曰。夫人幸託上天之庇。平安生女。夫人引目言曰。汝知吾所生女耶。伯爵曰。雖屬女子。慰情勝無果。吾不幸者。留此一女。尙足左右夫人。且夫人既有伴侶。我生一日。必一日愛汝。世更無一人如我之愛汝者矣。汝於我生時。初不甚慳。然悼外之心。汝亦必加人一等。且愛女在側。亦足代我言歡。夫人曰。我命恐不如爾之修。伯爵曰。爾尙妙。年胡至先我而逝。且爾亦不甘爲孀。獨此人情也。夫人曰。余焉能爲孀。雌者。伯爵尙不之解。蓋夫人平日多怒。故伯爵亦不更問。當此之時。伯爵之心已全屬此新誕之女。抱之懷中。示其愛憐之意。且親其吻。而新雛尙酣睡。伯爵則傾耳聽其嬌喘之聲。用自慰解。視爲蓓蕾之花。後此待其。

穠。豔。復引目嚮天。敬謝上帝。將護其成人。如其始生時之嚴潔。時已向晨。陽光內射。射及伯爵。如銀之髮。搵淚滿眶。猶默謝上帝。臨貺其身。賜此愛女。夫人見伯爵抱女默禱。則怒形於色。伯爵禱後。夫人仍不之顧。伯爵授女於祕沙克。匆匆遽出。祕沙克啓夫人曰。勿論男女。終屬夫人所生。願女旣托生夫人。亦不能靳不令誕。夫人正色言曰。生女初不如無。且此女非吾願望所存。蓋吾所望者男耳。果生男。則吾尙武之精神。可以遂吾所志。今旣爲女。吾萬念灰矣。况生女。何能屬以兵事。吾外家旣衰薄。無嗣而嫁。夫復荏弱。聽人魚肉。此女能支我兩家門戶。復其舊觀耶。且吾家產業都盡。均彼人雌。懦無勇。所致果生男者。決不至此。今吾男子安在。以何時。誕生耶。祕沙克曰。生女決能生男。安知逾年不更兆佳徵。夫人

不悅曰。汝不觀彼白髮盈頭者耶。如是衰頹焉能再爲人父區區一女已出望外。尙何多求。雖然天固垂慈於吾家。良非佳兆。祕沙克曰。夫人毋爾。天下果爲不祥之事。必爲夫人所未經。此女公子何辜。夫人乃卽決爲不祥。寧非過慮。語後授女於夫人。請就乳。曰。男女均也。婢子曾聞前事。較夫人所遇爲劣。尙憶去年有一女子生男。男生時初無手足。且盲而啞。果此物託體於夫人。名固男也。夫人亦將重視之否。近又聞一女子生一怪物。厥首如彘。其胸如鵠。肩背皆斜而僂。五指皆有膜相聯。若鵝鴨。二股皆曲而羽。亦屬男子之形。敢問夫人果何用者。在加拉威中有女子生駢首之男。手足皆四。實駢人也。迨長合體而行。然日相鬪。蓋外雖合體。而性情各別。且左人餒而欲食。右人則否。右人欲睡。左復清醒。所願

各殊。故爭端無已。抓毆顏面。往往流血。時左人得病而死。右人旋亦自斃。滋可悲也。祕沙克之言此。欲以仰慰夫人。使之勿輕此女。而夫人終怏怏無歡。雖懷抱其女。而心中殊斬。而不卽與乳。夫人之意。本屬生男。支其垂敗之家。得女殊乖所望。故亦不以爲樂。且生怨懟。顧不乳而令之饑。心復戚戚。故小兒就乳時。母心憤鬱。而遺傳之性質。已印入小兒腦中。深中其毒。然觀其軀幹。則日就偉碩。迨旣能行。美而善走。夫人復惜其爲女。不能如男子之樹立。則又爲之爽然曰。如是英偉之姿。傳之女子之身。於世何裨。於是女身日強。而母憂日深。而體亦日憊。死期至矣。夫人心知年雖未老。然殊不及其垂老之夫。長日深居。不履門闥。以外靜默寡歡。一無聞見。亦不聞愁怨之聲。初無勸慰之人。木然如土偶人。夫人平日

嚴肅有威。稜家人望而凜凜。今爲此狀。人更戢足弗前。其始老伯爵尙思引致門外。娛適其心。而夫人則以嚴詞卻之。老伯爵本屈服。雌風之下。至此更形悚懼。無敢過問。夫人受病既深。闔威益重。婢媪吞聲。躡足莫敢耳。語家政一聽之。祕沙克主持。並將護女公子。黑夫人置之弗問。日月遷延。夫人枯坐若石象。且瘦同枯腊矣。甫及一年。判若兩人。渺無生氣。惟二目尙奕奕有神。精光四射。可怖。有時仰望浮雲吹過。天宇則捫心欲訴。而又不能發。吻一日上。午太陽自窗射入座隅。夫人默坐。女僕環侍。整寂無聲。祕沙克懷抱小女。小女日向陽光。意似捉取而食。且呼且笑。樂其閃爍。夫人見狀亦引目測其所爲。色頗怡悅。時小女引手累捉光影。旣不可得。則伸小拳向空而毆。夫人見此小女作怒狀。方欲發吻。見有小

蛾飛旁日光而過。小女欲伸拳捉之。祕沙克曰：勿捉。是蛾。小女大哭。夫人忽發聲曰：聽彼往捉，勿拂其意。夫人經年不言，斗然啓齒。侍者匪不疑訝，而祕沙克遂抱女就捉。此蛾果爲所得。小拳一張，蛾死。掌握之內，小女之意甚得含淚而笑。夫人曰：此女固非男也。然有剛果之氣，行事必遂所欲，但觀必得此蛾，已足徵其志鬻矣。性質大類男子。祕沙克汝以兒授我，我將細審其情態。夫人語後心痛，而悲尙未及抱兒而已。氣咽立死於座間。夫人旣死，而小女屬之祕沙克，亦無失母之悲。蓋母生不憐，故兒亦無戀。已而過三歲，能扶牀而行。夫人之座尙存，女每從座次，似沈吟心有所憶。女旣聰明，善記人爭怪之私相告語，謂此小女似能憶及死母。卽有一女僕言曰：小兒眼清，似能見鬼。祕沙克卽抱兒，亂以他語，俾勿

念母。且引之他適。拊之令睡。此時祕沙克蓋以身代母。而僚僕亦爭同調護。使之無苦。有時往吸空氣。抱登月台之上遊觀。迨七歲後。則能自蒞月台遠眺。祕沙克亦時引之。至老伯爵所經行之處。伯爵見女長成。心亦滋樂。女初時亦依依戀父。伯爵時抱與之親吻。顧後此則多不懌之色。伯爵自問垂暮之年。雖小兒亦難諧適。遂一聽祕沙克將護。亦少與晤面。祕沙克與女最親。諸女僕尤先意承志。故所言輒行。方其能言時。發語若成號令。幾於堡中之人。人人咸當稟承。卽伯爵亦曲從其意。惟祕沙克尙能匡誘。餘人則但有畏蒞而已。當此半開化之時。伯爵之堡。仍荒寒如村居。屋既老陋。此小格露枝。身居是間。如名花生於糞壤。已近十歲。能自出遊。遂不受祕沙克約束。時時四覓堡中。考究古時制度。有時朝其

老父。伯爵見之大喜。小格露枝見老父手拊獵犬。盛稱狗能。且譽女美。伯爵且以手量其高大。謂若貌勝於若母。母黑而汝皎也。女見父動必扇獎。心滋不悅。亦不時至。則往往走入武庫。觀所列兵仗甲冑。以是間諸堡方苦兵。故不能不長日備戰。小格露枝至時。一一詢兵士以械之用處。其語至詳。且備時堡兵方出堡操演。女能相度軍士武技之高下。加以槩押。方諸兵練習時。女翳女牆之內。外觀。一日憑破窗外望。觀堡兵習射。兵中有一人。爲技絕。精人極。高碩貌。寢而威重。名曰谷雷木。若以武技趨捷而言。較諸軍爲高。女見谷雷木之勇。心許爲英雄。一日以校射故。諸軍爭勝。因而大鬩。其爭最烈者。則谷雷木與伊梵耳。方其爭時。女立出大呼曰。汝輩勿爭。吾已洞見谷雷木之技。高於伊梵也。立指射侯。言曰。汝